

開啓學長助鑒：手書奉悉，承囑爲友聲撰稿事，弟以平素不擅爲文，往往佈箋案頭，搦管凝思，馨香烟半包，尙未能着一字，廢然投筆，無功而罷。弟之所以迄未投寄稿件者，誠所謂「挾泰山以超北海」，非不爲也，是不能也。

頃誦來示，嚴旨切責，不得已，眩篋得殘舊日記半冊，內叙民卅三年冬平越遷校時逃難情形頗詳，惜已散失不全，致對當年十一月杪校方佈署疏遷之情形，無從一一回憶。茲特擷取自離開平越至步行到遵義之一段（卅三年十二月一日至十日），一字不易，照抄附上，聊以塞責。此爲當時旅途中所記，多處字跡潦草，幾難辨認，行文亦俚俗粗率，不堪入目，惟在征塵頓憊中，尙能保有此一份「逸緻閒情」，殊亦自覺「難能可貴」耳。

全文如記流水賬，毫無發表價值，本不應公諸友聲，貽笑大雅。倘不幸而以之作爲「補白」之用，浪費友聲寶貴篇幅，則徒增弟之罪過。如蒙投於辦公桌下廢紙簍中，作爲工友先生們升火取暖之需，則幸甚矣。

肅復 順頌 撰安

學弟 林敬琪拜干 十一月十二日

三十三年十二月六日

陰

A. 用費：草鞋，伙食，七百五十元
B. 大事記：

(1) 晨六時即起，到「三板橋」購蔬草鞋一双，去洋四百五十元，前此在平越所購之草鞋，未曾穿用，早已不知失落何所了。

(2) 八時許，我們第十五小隊由貴陽醫學院出發，

隨行有力伙四人，他們都帶着家小，順便回他們的四川原籍去。我們分兩批動身，因彼此走的路線不同，結果我和王、徐、李、廖等在「威西門」等候陳、馬、朱三位，而他們却已在「一橋」等我們了，就這麼張郎等李郎的空等了兩點鐘，假若不是我們等得不耐煩，繼續前進的話，恐怕彼此間始終無法碰頭哩！

(3) 在「三橋」午餐，時爲上午十一時半，因第一次穿草鞋，腳後跟快被打破皮，飯後，換穿皮鞋再走。

(4) 這次大逃難的場面，真是偉大壯觀極了。公路沿線儘是步行的人，除一般難民外，貴州八大學的學生，絡繹於途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昔日原皆翻翻公子，今朝都成苦行頭陀，川黔道變成了山陰道，漪歎盛哉！

(5) 晚五時許抵「毛莊舖」，投宿民家，開「地舖」，倒也很好。這裡離筑市僅四十華里，我們原定計劃——走到「扎佐」——過夜——算是脫節了。這個原因，不是我們走不動，而是力伏的「不得力」。

(6) 沿途積雪未消，風大，臉和耳朵都吹得發燒，作奇癢，手也凍得捉不住筆。

十二月七日

陰，但有晴意，大風，寒甚

A. 用費：三百元

B. 大事記：

(1) 晨七點出發，風刮在臉上，有如刀割，特別感覺冷。

(2) 終日積雪未消，沿途房屋簷下，都掛着很長的冰條。

(3) 在「沙子哨」等力伏吃飯，耽擱約一小時，在「三充元」吃了六塊糯米粑當早飯，下午二時半過「扎佐」，摸了六里黑路才到「狗場壩」，這裡距筑市四十八公里。夜宿修文縣清文鄉中心學校內，H.T. 陳臥病。

(4) 一小部份有辦法的同學，今天都搭上了「黃魚

」車，此輩真是天之驕子，在陰司苦刑籙上竟沒有他們的芳名，幸運！不過，話得說回來，步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，反正兩個伙計（兩條腿）多勞祿一些也就罷了，誰教自己生來就是勞祿命！當然，這只是一種阿Q精神，但賴這種精神，使「足下」帶勁不少。

(5) 德仙老是那麼愛說趣話，今天在途中時，他說：「請你們注意：當每一輛卡車經過我們的身邊時，車上的（Curve）們（註），老是瞧着我們發笑——一種得意者驕傲的笑，意思好像是說，你們這般窮小子，步行得多麼可憐，看我們坐在車裡，該是多麼「安得而逸」喲！大家都笑了。」

(註) curve 一字，意指女人，特指年青而曲線玲瓏的少女，這是當時母校同學間極為流行的一個專有名詞。

(6) Mr. 徐以三千元的代價，搭「黃魚」車到桐梓。談到木炭車，簡直可叫做「老爺」車，五里一停，十里一站，三小時一小修，五小時一大修。因此，有些搭黃魚車的同學，在上車時，大家珍重道別，相約「重慶」再見，那知走不上三五里，竟然又在道左相逢，於是彼此打招呼，步行者反而超前。再三五里，木炭車自身後喘息而來，於是彼此又打招呼，坐車者又超前。如是者，一日內竟達三次之多。顏子曰：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」，我想，當年孔子大概也是坐的木炭車，否則，顏回怎能把這種情境領會得如此真切？

(7) 大概是吹了風的原故，睡後，頭痛欲裂。

十二月八日

晴

A. 用費：六百五十元
B. 大事記：

(1) 行李太多，力伏挑不起，從今天起，我的箱子和舖蓋，完全由自己措，計箱子七老斤半，舖蓋九老斤，旅行袋二老斤，共十八老斤半，份量重得很。

(2) 我和 Mr. 朱動身得最早，押着力伏走不多遠，聽見刻字匠兩口子又在拌嘴了。的確，他的女人真也可憐，兩天來，她背上揹一個五歲的男孩，懷裡還抱一個剛滿週歲的幼嬰，跟着我們步行了這百多里路。刻字匠太沒良心，不但不給她——這患難中的伙伴——一些甜蜜的安慰，反而干不耐煩，萬不願意叫他的老婆去另討一個有錢有勢有車坐的男人，真是該殺千刀，混賬已極！

這時，女人懷裡的小孩哭了，她顧不了和這獸性的丈夫口角，忙着去撫慰她的小寶寶：「乖乖，莫哭吧！到前面（黎安哨）去吃娃兒糕。」

Mr. 朱感嘆地對我說：「Mr. 林，你我將來還是討個鄉下女人做老婆吧！鄉下的女人真好。」
「的確，鄉下的女人真好，能吃苦耐勞，又能受氣。」我同情的這麼答覆他。

(3) 同 Mr. 朱在黎安哨吃早飯，這一帶都是匪區，幸均平安走過。

(4) 皮鞋打脚，到「陽郎壩」後，簡直寸步維艱，行不得也，奈何！奈何！

(5) 過陽朗壩後，途遇李傳綬、張慎吾諸兄，一路上平添不少熱鬧。

(6) 下午四時四十五分抵息烽，這裡距筑市七十三公里。記得在兩月前乘客車過此時，市面非常冷清，現在却熱鬧得「了不得」，當然，這是受了戰神的賜予。

(7) 在西湖飯店買得了兩双舊布鞋，去洋三百元，「妙手偶得之」，堪稱巧極！但願明天能得「足下」之助，使步履變得「輕盈」一些，阿門！

(8) 新團兄今天單槍匹馬急行軍，結果把紹杰兄的東西措丟了，到息烽後，找了個通街，也沒有找着那個自告奮勇，代措行李的丘八，真有點 Sorry。

(9) 今天特別吃力，肩痛、腰痛、膝痛、脚痛。晚飯時，喝了幾口酒。奇怪的是吃飯不想張口，牙齒也酸得不想嚼，後來簡直連眼皮也不想睜開，只好放碗。

(10) 半夜，發「寒戰」約兩小時，全身就像「打擺子」一樣，抖索不已，難過之至。

(11) 息烽沿街都停滿了卡車，在此「打尖」的人羣，因無法找到旅店，多半都睡在車上或車下，午夜，有一婦人在車內哭泣甚哀，聞之令人酸鼻。想當年坡翁在赤壁賦中所云「泣孤舟之嫠婦」的情境，不知與此「泣征途之難婦」的情境有所不同否？中心惻然，久久不能入寐。（未完待續）